

落叶从枝头滑落,不会抱怨风

慕容引刀 小 饭

刀爸:
好久不见。有四五年了吧。最后一次的见面也是偶然的。有些朋友就是这样,根本想不到会在哪里遇见。见面这件事,谁也不积极,完全看天气和地理。住得近就多聚聚,住得远,就算了。很多人也把这种情况解释为边界感。我真不知道这里的分寸怎么拿捏,对那些我心有好感的人、喜欢的人,我也总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打扰。

和刀爸相识是因为那次令人愉快的旅行。还有人专门出版了一本《时光的旅行——跟着刀刀去远方》的书。刀爸灿烂的笑容是我的记忆。偶尔翻起相册,那张我们的合影可太帅了,我们的伞都被吹到天上去了还看着镜头呢。翻相册真是生活中不多的幸福感的来源之一,智能手机让这件事缺少了一些仪式感。

我是先见到鸡蛋再认识鸡的。好像是个体验不错的顺序。刀爸笔下的刀刀狗,在媒体上出现后就被我记住了。他总是仰头凝望,神情还略带忧伤。是很多人,像很多人。刀刀的孤独中会流淌哲思,常让我心有戚戚。好的阅读是带着停顿的,这也是阅读最有益的那一面。原来孤独并非贫瘠,这是你或者刀刀教会我的。还有就是保守秘密,因为“只有精神贫瘠的人才会不保守秘密”。画家曾是我的理想,后来很快就放弃了。看似简单的一笔一画,不会就是不会。我上次问一位诗人,四十岁开始写诗是不是太晚了。面对刀爸,我连类似的提问都得放弃。

那我就换个问题吧。漫画家不光是画,还要写。画画的问题不问了,那么你那些可爱的小句子,就是你从生活中淬炼出来的吧?源头活水究竟何在呢?朋友间突然的玩笑,还是来自故人毫无设防的倾诉?或者是深夜

我没有见过程应镠先生,其实也并非完全没有机会。我刚进辞书出版社时,和办公室对门的史地编辑室走动最多。程先生是史地室的重要作者,《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双主编之一(另一位是邓广铭先生)。知道我喜欢读程先生的书,他的名作《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我都认真读过。那时恰好他的《司马光新传》出版,程兆奇兄送了我一本程先生的钤印本。如果缠着奇兄,也许他心一软就会带我去拜见程先生了。

程先生于1994年去世,错过了自然也就无法补救了!很多年后,我们先后出版过程先生的史学和文学文存,后者是去年在他逝世三十周年的节点出版的,我是责编之一,也算亲自编过程先生的书了。

《程应镠文学文存》有一部分为“流金诗词稿”,是程先生旧体诗词的全面汇集。共收录程先生1935—1988年间的诗词作品近三百首。据文存编者之一虞云国先生介绍,他主要是根据程先生的两册诗词稿本编辑而成的。

程先生的诗词作品就这些了吗?我当然是希望能有新的发现。也真是机缘巧合,在《程应镠文学文存》出版后半个月,居然从一位旧书业者的公众号上惊喜地看到了一首程应镠先生集外佚诗的手迹照片。这首诗用钢笔抄写在一页从通讯录上撕下的小纸片上,题目是《上海历史学会理事会上呈周谷城先生》,全文如下:昔日人中龙,今为国之宝。世始重经纶,人知尊大老。通中外古今,识精粗正好。欣然闻高论,一座惊绝倒。

这首诗是1984年8月左右,程先生在一次聚餐的餐桌上录赠给老同学张芝联教授的。张教授将纸片揣进衣兜里一路带回了北京,被夫人郭心晖偶然发现,后来郭心晖又将这张纸片随信寄给了一位福州的老朋友。我查阅了《程应镠文学文存》,确定这是一首集外佚诗。

过了半个月,依然在旧书网的一场网拍中,又见到了一封程应镠先生致陈仁炳先生的短信,可惜信封上的邮票已被撕去,好在信封背面还有较为清晰的到达邮戳,日期是1989年11月18日。信是用钢笔竖写在老师大的信笺纸上,极短,却令我惊喜,且看信的全文:仁炳先生:

我久病,迄不能行立。来诗甚佳!这两天躺在床上,忽得一首七绝敬赠:怜君半世争民主,车马长安视若无。却忆颍桥天地窄,当时冬夏亦难知。

问双好

应镠

这首七绝同样是程先生的集外佚诗,而且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他最晚写作的一首诗。

虽然,偶然还会在网络上见到程先生的手泽,但佚诗仅限于以上两首。想到对于日后增订程先生的文存和编年辑录都会有用的,作为程先生的“粉丝”和“责编”,我还是有点得意的!

对话时窗外滴答的雨声?
期待刀爸的回信,能不能在回信里告诉我一些你的事,比如你还喜欢游泳吗?

小饭
2025年7月25日
※※※※※※※※※※

小饭:
的确好久不见!而且时间不止四五 years 了。你要问我具体多少年?别指望我会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只是,凭着我这些年原身生物钟对时间的判断,但凡是好久不见的,就一定比好久要更久。

你提到的旅游中的照片,我还记得,两个人都站在海浪里,迎着风,头发乱乱地傻笑着。唯独被风吹走的伞没什么印象。一样的旅行,在各自的记忆里,跟两趟不同的行程似的,还蛮好玩的。要是我们再结伴旅行一次,回来后,搁上一段时间,开始各自根据记忆写或者画这程游记,也会天然形成一个旅程的AB面……算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油豆腐爇肉,一个家常菜,没啥硬标准。就算饭馆的菜谱上,鲁菜有淄博“豆腐盒子”,江苏有苏锡帮“镜箱豆腐”,广东有东江名菜“酿豆腐”,名字各异,其实大同小异,基本不离也不超出豆腐、猪肉(时有虾仁乱入)。上海“甬府”,在北海滩56层楼上关起门来自行制定一套标准:油豆腐,采自宁波宁海县前童镇,本地“六月黄”,饱受梁皇溪、白溪好水滋养,传统制作工艺,做出的豆腐满满豆香。

宁波土猪肉,取猪前腿上部前夹心,肥瘦相间、筋膜较多,最适合做馅料或肉丸。肉剁碎,略微打成肉末,油豆腐戳个孔,肉填入,待用。土猪五花肉块煸香,跟塞满了肉的油豆腐一道烧。内外夹攻,里应外合——“红旗不倒”的家常做法,一般不可能出现此道“彩旗飘飘”的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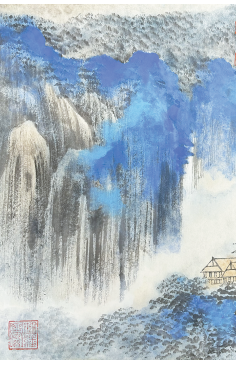
一道“油豆腐塞肉”,其实还用到了两种菜的两种做法:其一,葱姜蒜生炒五花肉环节,小葱投放量极大,等于葱爆肉烧法;其二,油豆腐下锅后,砂锅里加水,慢慢把汤汁收浓,最后摊除肉、葱,又是家常红烧肉做法。所以,在“甬府”餐牌上,这道菜不叫“油豆腐塞肉”,正名为“油豆腐爇肉”。

家常技法三合一,一口下去,咸甜口汤汁淋漓,肉香横流。爆汁?不不不,此处必须用上海话“飙汁”。或问肉是荤是素?油豆腐算素算荤?一时间七荤八素,五海六肿。

你知道的,我是个I人,只不过是相对比较喜欢笑的I人。但那次旅行,你在我的印象里,可是个E人。你会去跟服务生唠嗑,和路边摊的摊主逗趣。泰式按摩的时候,随着按摩师的每一次下手,你都夸张地大呼小叫,逗得大家笑个不停。刚才回想起这一幕,对照一下平常文字里的你,忽然又觉得,你也是个I人。不过那趟大家都是出来玩的,最重要的嘛,就是开心。你只是因人而E罢了。

该回答问题了。其实也没什么可以回答的,答案都在你的假设间被提到了,你说得对!灵感就是在日常聊天,浏览,还有浮想联翩里,被我嗅到了某些有意思的细节,然后赶紧记下来。我身上有很重的农耕文化的基因,希望事情都能按节气般到点就有秩序地流转。也能根据预期做好计划。但偏偏我从事的是绘画工作。这更像狩猎采集部落才有的节奏。需要我带着脑子,去山坡、树丛、溪边到处溜达着去发现猎物。以前还用本子,现在就是随时打开手机,记下瞬间的灵感。还没落到笔下哦,就只是这样采集,已经令我非常有满足感。同样过着日子,一边过一边这样采集,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堆成一座属于我的、用作品构成的小花园,是不是很赚?

我想在信里告诉你的是,我变了。我不再是那个刀刀狗时期的、强烈忧郁的慕容引刀了。前几天在长江溯流而上过三峡。船上的经理说,现在这一段航道,随着三峡大坝造造成整体水位上升,只能叫作库区了。这两字,就透着一种平稳。你知道吗?我也平稳了。不再是初出峡谷的急流,慢慢在变宽



白云相待归 (中国画) 胡圣元

夏日京都旅行,途经北大路,顿时想找找一家名叫“花之木”的咖啡馆。因为那是高仓健最喜欢的一家咖啡店。匆匆一过,不善手机搜寻之人,自然没能找到。高仓健竟也死去11年了。不禁想起他最后一部电影《我最亲爱的》的片尾,种田山头火的俳句:

此路交织人生无数。吾今也步过。
这个时代里,人只要活得够久,专心锻炼一种技艺,又有些许成绩。难免就要被目为“大师”“国宝”。真够得上这称号的,未必真有那么多个。

但,高仓健就是。

高仓健一辈子拍过205部电影,1976年离开东映之前的,多半是套路化的“极道仁侠片”。影评人多不重视,甚至高仓也承认自己并不具有角色性格的人,私底下不喝酒、不抽烟。但恰恰就是这一“情义无价”的角色,让许多影迷成了他的铁杆粉丝,等到获知银幕下的他,真也就是这样义理为先的一个人时,遂更加喜欢他,以他为偶像,日久感人心,进而成了货真价实的国宝。

高仓健与他太太江利智惠美的情事,是众所皆知的。受到命运捉弄,不幸化离后,抑郁早死,高仓健一辈子内疚,不肯再娶,一生只爱你一人。每年忌日,只要能够,必定只身携带鲜花、线香,前往墓地祭拜。这种男人,就算有,恐也不多了。

较少人知的是,他跟母亲的感情。

高仓健出生于日本九州福冈,父亲是矿场管理员,在他小时候便只身远赴矿山工作。母亲是老师,又要教书,还得拉扯四个小孩。偏偏高仓体弱多病,差点得了肺结核,最终却还能念完大学。高仓天生能解人情,深知母亲这份艰难,总是摆在心上。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

“看到我手里握着武士刀,背部满是刺青的电影海报时,母亲说的是:‘这孩子脚又冻裂了。’看到我后脚跟露出的那一点点肉色OK绷的,全世界只有母亲一人。”

“……(离婚后)母亲说,‘回到家里,连个迎接的人都没有。你真可怜啊。’我回答,‘我比妈妈想象的更有人气啦。’母亲说,‘笨蛋!’”然后,不停地寄相亲照片,要儿子考虑续弦,好让生活安稳下来。诚然天下慈母心!

1977年,因演出《幸福的黄手帕》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奖,声势如日中天的高仓健百忙之中却突然答应接演电视剧《老大》,大家都有点惊讶。“故乡的母亲,每个礼拜可以看看我的脸,应该会安心一点吧!”他的理由如此。

甚至,当母亲过世之后,无论去到哪里,年过七旬的他,总还是惦念着母亲。2005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电影《千里走单骑》,剧组问他起居方面有何要求?他回答没什么要求,只希望能每天帮忙买一束鲜花。原来是要供奉在母亲照片之前用的。

“有一次我进他的房间,果然看到照片,这张照片放在写字台上,下面是白色的鲜花。不是正规的遗像,是他光着屁股,还有哥哥、姐姐、妹妹和母亲,在河边的生活照,很亲情,很可爱,他到哪里都把照片供起来,不是做给我们看的,他去南极拍戏都是这样。”张艺谋回忆说。

——世缘流转,终归于土;花开花谢,一期一会。很遗憾与“花之木”擦身而过;很高兴没错过高仓健的电影,尤其《铁道员》。

阔。真的,我很喜欢现在的我,有一种过日子渐渐有了锚的感觉。

希望下一次见面,我们都相逢在人生的宽阔处,都更平稳,也都不用记挂被风吹走的伞,就像落叶从枝头滑落,不会抱怨风。对了,我很久不游泳了,没有为什么。可能就是你的想法,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慕容引刀
2025年7月25日

暑算是“以毒攻毒”了。但无论“农家乐”怎么玩怎么爽,老同学之间早就“约法三章”:上船不思岸上人,下船不提船上事。我们谈友谊谈友情谈友爱,但绝不谈别人的“小道消息”,不谈不聊其他老同学的“古今传奇”。

这就是我的夏日消暑生活,与别人相比,有人窗下读书,有人月下漫步……但我的消暑生活就是随性舒适不随便,细细想来,真的可以说是趁心如意了。

夏日中能收获片刻心灵上的微凉之感,是人生的一份富足。

夏日消暑
责编:沈琦华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行藏在我 (篆刻) 唐子农

山中野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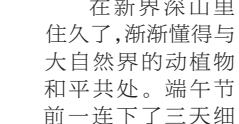
廖书兰

退休以后,我这个拎菜篮子的老头,夏天是怎么消暑的呢?我的经验就是三个字“随大流”。每天早晨,起床先吃饭后吃药,趁着太阳未升我便匆匆进菜场去超市,将隔天与家人商量的菜蔬荤腥生活用品一并购妥,沐着初升的阳光回家,顺利躲过早上太阳的“暴晒”。

回家后,一番擦洗,泡一杯绿茶是千年不变的必备功课。然后静下心来,边喝茶边拣菜浸菜洗菜,顺便瞄几眼股票。由于家居十楼,不是特别高温的天,此时开开风扇享受窗外吹来的自然风即可,特别热的天,自然是门窗紧闭,空调风扇齐上。近中午时,由于气温渐升,照例打开空调,让自己身心感到舒适。吃完午饭,磨蹭一会儿,在空调中睡个午觉。

起床换喝红茶,下午四时后,趁太阳余威渐去,外出散步。晚饭后,看看球赛看看新闻看看民间轶事……

当然,这种我自诩为“随大流”的消暑生活,偶尔也会因“随大流”而改动。夏日,有好友相约酒肆聚会,一般不拒绝,中午欣然赶赴。老友见面,免不了嘘寒问暖;彼此坐定,无论菜肴丰俭,照例是别人喝酒我喝茶,



整个吃喝闲聊过程中,大家都按事先约定行事:都是六旬以上老人,夏日更要当心,不劝酒不发烟,自斟自饮自律自己对自身的负责。欢聚结束,由一人买单,然后大家AA,手机一响,账单平摊,身心愉悦,来日再聚。

夏日,也有老同学相约外出“农家乐”几天,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依然“随大流”前往。但说是消暑,一路行来,还会在太阳下暴晒;到了风景区,除了吃饭打牌唱歌,难免也要去景点逛逛,此刻,爬山涉水,烈日当头,这份消

“随大流”消暑

赵竺安

十日谈

夏日消暑
责编:沈琦华